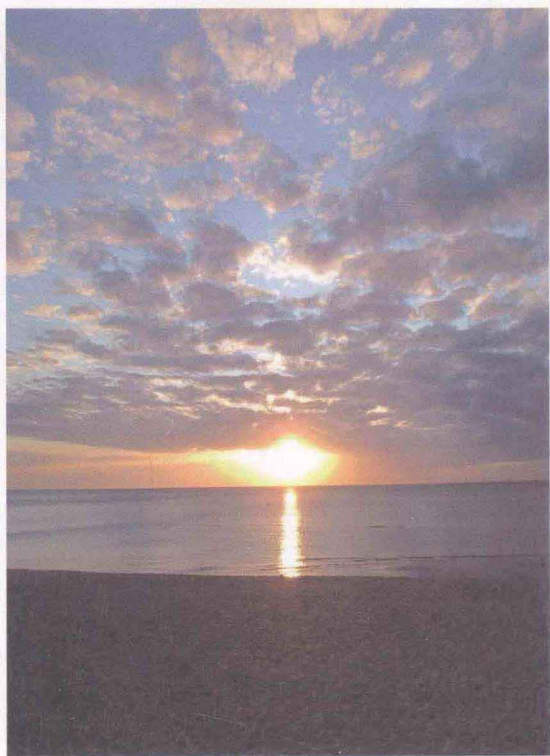




引领青少年成长的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主编 蔡晓妮

别样

人间

赵本夫 著
ZHAOBENFU

家乡丰县是个戏剧之乡。那里曾有许多古老的戏曲：花鼓、大鼓、莲花落、琴书、四平调、柳子戏、梆子戏，等等。群众对戏曲的迷恋达到狂热的程度。直到五十年代，几乎每个乡都保留着剧团，很多村子都有「小窝班」。而每个团、班都有自己的名角，各响一方。

别样人间

赵本夫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引领青少年成长的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主编 蔡晓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样人间/赵本夫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选集)

ISBN 978-7-5399-4594-1

I. ①别…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0590号

书 名 别样人间

总 策 划 刘成林

主 编 蔡晓妮

执行主编 庄 浪

著 者 赵本夫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94-1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人生旅途

马校长·····	002
老肖·····	004
三友人·····	006
老袁·····	008
黑砖·····	010
杂货店主（上）·····	012
杂货店主（下）·····	014
冥路·····	016
三先生·····	018
灶窝·····	020
隐士·····	022
蒋寿山·····	024
小老师·····	026
书痴·····	028
汪先生·····	030
听戏·····	032
蹴鞠·····	034
粉榆棋社·····	036
边界小村·····	041
又见槐树林·····	043
连云神韵·····	045
老树·····	047

街头·····	049
怀念鞭炮·····	053
童年拾零·····	055
雪里·····	058
历史·民风·乡情·····	071
酒之舞·····	076
别样人间·····	077
城市的记忆·····	084
岁数·····	085
“举报”闲话·····	087
孩子的问题·····	089
看球的乐趣·····	090
儒商·····	092
退思园·····	094
家乡的茶·····	096
难忘我的父亲·····	098
善待农民工·····	101
简化生活·····	103
盘点人类·····	105
老人和楼·····	106
接母亲过年·····	108
告别三峡·····	110
苏中第一山·····	112
幸与不幸·····	113



民国史的见证·····	115
穿越沙漠·····	117
不亦快哉·····	120
过年的味道·····	122
母亲的奥运·····	125
小偷与慈善家·····	127
生活中的善意·····	128
沙溪、沙溪·····	130
美国草·····	132
生命的厚度·····	134
王蓬的汉中·····	136
藏家风范·····	138
地洞·····	140
拜水都江堰·····	142
光荣与梦想·····	144
我的日本朋友·····	146
青田古桥·····	149
赵集古寨·····	151
石痴·····	153
请加一只热水瓶·····	155
城市粪便哪去了·····	156
清静宝华山·····	158
肥肉·····	160
台北之夜·····	161

一起去撒欢儿·····	164
碎瓦·····	166
到远方去·····	191

寻找与坚守

积累·发掘·构思·····	210
把人物写活·····	214
多一点历史的思考·····	217
原汁原味·····	221
还是慢慢道来·····	223
坚守神圣·····	226
寻找自己的世界·····	227
小谈小说语言·····	229
土地与人·····	230
通俗与消闲·····	234
一个美丽的梦·····	235
遥远·····	236
大地人·····	237
追问的尴尬·····	241
守望不仅是一种姿势·····	242
他按住了我的手·····	244
城市文明与无土时代·····	246

人生旅途

马校长

马校长是我小学的校长，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太小。而且说不准他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在孩子的眼里，大人都差不多大，除了特别老的老人。

小学设在赵家祠堂，初小。只有四个年级。

前院东厢房是先生的办公室，西厢房是一、二年级合用的教室。后院西厢房三、四年级合用，东厢房放些杂物。主殿依旧空着，有时村干部开会用用，春节时族人在这里祭祖，阴森森的。平日学生不大敢进去。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是马校长，兼教语文；另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兼做教务主任。两位老师家都在附近村上，有时晚上回家，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各人住一间，合用一个灶。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马校长的尿罐就是一个土盆，灰色，白天放墙根晒，老远就闻到臊气。刘老师是个小青年，就讲究得多，尿罐是方的，好像紫砂一类的东西，很精致，用完了白天用水冲洗，还用一块旧布擦拭，翻来覆去地擦，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放下了还要直起腰端详一阵。村里人说刘老师的尿罐干净得可以熬鸡汤。

五十年代初，乡下办学条件差，一个乡几十个村不过两三所小学。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已经很好了。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很麻烦，一半坐一年级学生，另一半坐二年级学生。老师教一年级时，二年级做作业，反之也一样，这就难免互相干扰。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敲得梆梆响。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下雨天，有小媳妇来送伞，脸红红的，年龄小的学生就起哄：“下雨天，满地水，媳妇送伞抿着嘴儿，媳妇媳妇你别跑，吃口奶子亲个嘴儿……”小媳妇转脸就逃，小丈夫则满脸羞红。那时正上课，老师喝斥不住，一时又有小的尿湿了裤子，大学生从桌底下捅小的一拳头，小学生就哇哇大哭。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会敲敲这个，一会拎出去那个。被拎出去的冬天罚冻，夏天罚晒，院子里总有几个学

生站着，教室里学生就探头探脑。

刘老师很阔气，头发梳得光光的上了蜡，中间分一道线，叫“二马分鬃”，喜欢在帽檐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一走路闪闪发光，很好看。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后来听说其中两支只是笔帽。其实这是五十年代农村的一种时尚，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戴金戒指一样，算不得什么。村里人有些看不惯，刘老师威信不太高。

马校长就不同了。马校长个子很高，稍有些驼背，长脸，大背头，穿着不太讲究。写一手好毛笔字，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也请他写喜字，娶媳写双喜字，嫁女写单喜字。喝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马校长酒量很大，可以喝三壶，脸膛红红的，喝醉了低了头不说话，蹒跚着回学校。大家就很满意，说马校长喝好了。

马校长打学生，威信却很高。平日里，他总笑眯眯地像个大妈，很慈祥的样子。但学生捣蛋时，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而且只揍屁股。总是把你脑袋夹在胳膊窝里，从背后俯下身去一阵大巴掌，打得呱呱呱呱响，或者用教鞭抽，决不留情，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村里人老看到高高大大的马校长背上驮个孩子出校门找医生，就有人在远处喊：“马校长！又打伤一个？”“又打伤一个。”“该揍！”

村里人不怪他。还说他教学认真，心眼好。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不听话只管打！

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村民们从来都这么认为。

我跟马校长上到四年级，都当级长。后来小学建成完小时，他和刘老师都调走了。四年里，我挨过马校长两顿打，一次因为瞌睡，一次因为砸了刘老师的尿罐子。刘老师的尿罐子老被学生砸烂，差不多十天八天就要换一个。换个新的还是紫砂。现在想来，刘老师其实生活得很有品位。

马校长和刘老师是我人生最早的启蒙老师，其实他们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三年前我有一篇小说《到远方去》发表在《上海文学》，我在里头说至今仍记得一年级刚入学时的课文，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我们去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同学很多。四十多年了，不知两位老师是否还活着。

老肖

小时候在乡下，老百姓把放电影叫玩电影，就像玩魔术一样稀奇。那是五十年代。

每逢老肖要来放电影，村里人几天前就知道，大人小孩都高兴，候着过节一样。老肖放电影一村一村来，今天到这村，明天到那村，排得好好的。他的行踪，大家都知道。

终于轮到我们村了。

老肖拉着平板车。车上放着机器，还没进村，人们就迎上去了。且奔走相告，大人们说：“老肖来啦！”孩子们说：“玩电影的那个家伙来啦！”孩子们称老肖“那个家伙”丝毫没有不恭的意思，相反是一种极亲切极快慰的称呼。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乡村极少有文化生活，而电影队的到来是个几乎可以令全村沸腾的喜事。那时孩子们除了崇拜毛主席，往下说差不多就是崇拜老肖了。

老肖来到后稍事休息，就忙着栽杆子拉幕子。这时空地上已陆续来了一些老人孩子抢占地方，搬个板凳坐那里等候，看着老肖忙碌，说些让人高兴的话，或者回忆上次电影的内容。大家的心情都格外好。如果这时有谁被老肖喊去搭把手帮帮忙，比如扯扯绳子什么的，就几乎是一种很光彩的事了。天还没有黑透，银幕前就已坐满了人，大都是本村的，也有附近小村的。来得晚的只好踩着凳子站在外围。孩子们都来得早，差不多已等了半下午。这时憋一泡尿又不能出去，怕一动地方位置被人抢去，就在档前的地上用瓦片或什么硬东西挖一个小坑，趁人不注意撒进去。一时渗进土里，再用脚掩土埋好，无事人一样。凡是孩子成堆的地方，总会有一股臊气弥漫，全是孩子们干的勾当。

放映前先是由村干部讲话，多是说些当前的工作，最不受大家欢迎，就有嘘声。讲话赶紧结束。接着是老肖讲话，大家就鼓掌。老肖介绍当晚影片的名字和内容，很简洁，而且用普通话。老肖的普通话水平实在一般，有些

半生不熟的，至多只能叫普通字。但大家听了也新鲜，且纳闷，下午老肖说话还和咱们一样，怎么一讲话就变成这味？后来知道，电影放映员还有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大家就肃然起敬：看人家说的，快叫咱听不懂了！放一晚电影，大家还是不尽兴。第二天老肖要走，都有些恋恋不舍，问老肖啥时再来？老肖挤挤眼说过些日子还会来的，等着吧。大家就等。等待老肖就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二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知道老肖是县电影队的，并和他成了好朋友。我问他，你到过多少村庄？老肖笑笑，摸着已经谢顶的大光脑袋，说记不得了，全县的每个村差不多都去过吧。老肖放了三十年电影，现在老了，不放了，也不说普通话了。可他身体依然很好，他说是年轻时跑路练的。我信。



三友人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最要好的同事是华枫桐和张昌信。老华年长，昌信次之，我最小，大家处得兄弟一样。这两个人都爱钓鱼，老华每论及钓鱼，都有成套的经验，而且据他说早年间存县城有“神钓”之称。我一直怀疑他在吹牛，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钓过鱼。

昌信钓鱼是我常见到的。昌信那时单身在县城工作，礼拜天不走，就在他家门前的池塘里垂钓，有时也在古城河里钓。

鱼稀。需要足够的耐心。昌信其实是个坏脾气，一句话能冲人三丈远。可他钓鱼却极有耐性，蹲在那里半天不动一动，吸烟自然是一支接一支，两眼直直地盯住浮子。动了！猛地拉上来一条“麻尼姑”，鸡舌头那么长。但也有钓到大鱼的时候。一次去古城河边，我陪着。约有两个小时，感到钩子往下沉，凭手感知鱼不小，忙起竿，一下断了线。鱼却没跑掉，下半截线缠在苇棵上了，哗啦啦水直响，东突西窜，偶尔闪一道鱼脊。真诱人啊，我有点热血沸腾了，到手鱼哇！时值深秋，水很凉了。昌信稍事犹豫，很快脱衣下河，水深及颈，一猛子扎下去，不一时双手提一条大鲤鱼上岸。回到我家称了称，二斤四两！昌信冻得浑身紫红。那天煨鱼下酒，只此一菜。半斤酒下肚，昌信才说，我是舍不得丢了鱼钩，我说我更看重这条鱼！钓鱼的和吃鱼的差别大概就在此。这是境界。

后来，我因为发表小说《“狐仙”择偶记》，引起全国几十家报刊争论，这本是好事。一篇作品问世，没人说好，也没人说坏，那是作家的悲哀。汪曾祺先生就来信说本夫你真幸运。可当地管事的人不懂，说惹祸了！小说诬蔑大好形势，又那么黄色，几次要把我抓起来，闹得全县沸沸扬扬，很多亲朋都来看我，省作协的同志也来信询问。老华和昌信更是常来。老华说，别怕，天塌下来我顶住！只要抓你，我去北京告状。老华一米八的个头，真真假假开玩笑，着实给我很大安慰。这两个人都极有才气。昌信是复旦大学新闻系

毕业，饱学而深藏，参加工作后经历过不少磨难，可谓怀才不遇。后来

调到徐州日报社工作，才算安定下来。

据说还是爱钓鱼，还是倔得很。我曾从南京捎一副鱼竿送他。偶尔经过徐州去看他。话不多，依然沉甸甸的。他说脾气小多了，酒量也小了。我说少喝点好。他说你也要少喝酒。老华是个乐天派，肚脐眼里冒故事。他是县城老户，从前清到民国，正史野史如数家珍。老华在场，常常语惊四座，堪称口头文学家。我不少小说素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曾说退休后把一肚子故事写出来，我相信他能。老华写得一手怪字，一溜歪斜，就像大风过后扑倒的一地高粱。老华参加工作很早，能力也强，又乐于助人，换过不少单位，人缘都极好，只是老也没提上去，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却哈哈一笑，说官不值钱，人值钱。年前回老家，听说他在县工商局当了个工会主席，这可是个大妈的角色。我说老哥，这职务是不是有点那个，老华正色道：“华主席，了得！”

老袁

我吸烟是老袁教会的。或者说，是他教唆出来的。刚参加工作时，在县革委会通讯组，就是经常写点报道给报纸电台。那时什么坏习惯都没有。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工资，除去吃饭，一年还能省一百块钱给家里，很能办点正经事了。

不久，通讯组来了一个叫袁毅的人，瘦高个头，大大咧咧的。爱走神。你给他说半天话，他也眼瞪瞪地看住你，很专注的样子。说完了，他却把脖子伸过来：“你说啥？”老袁原在河南省一家报社工作，离婚了，就调回家乡。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记者，我对他很尊重，时常虚心求教。他也很喜欢我，两人对桌办公，一会扔一支烟给我：“吸！”老袁吸大前门，裤子都是买成品，二十几块钱一条的；裤缝熨得笔挺，很有派头。一个大院的人都刮目相看。那时一般干部吸烟都是红骑兵或者丽华，还有吸联盟和白皮的，在袁毅面前都显得寒酸了。我被他日复一日地培养起烟瘾，就再也丢不下了。

老袁生活没规律，半夜不睡，早上不起，坐在被窝里还要吸几支烟。那时上下班很严，但老袁是个例外，居然没人敢管教他。偶有领导客气地提醒，老袁就把脖子伸他面前，极和气而又极明白地告诉他：“我的事你最好别管。”领导就狐疑地愣住了，终于讪讪地说：“老袁你真会操！”渐渐，大家都神秘地明白了，记者大约就是这样子。

老袁见小不大，见大不小。又爱管闲事。常为一些人的调动、提干等棘手的事去找领导，一点儿都不怯场。一般找县委常委，包括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是武装部政委兼任的。还是三结合军管时的格局。大家平日多称他政委。政委也是瘦高个头，不爱说话，遇事发脾气就骂人“×养的”！机关干部都怕他。老袁不怕。见政委在会议室排椅上坐着，就大大咧咧往他身旁一靠，鞋子一脱蹲上去。老袁爱蹲。政委便厌恶地皱皱眉，斜他一眼。

老袁并不在乎，先点上一支烟，再凑凑靠得更紧，一边神神秘秘地说，一边不断用手拍政委的肩。他拍人肩的姿势极优美，不是把胳膊抡圆了使劲

拍打，而是全靠手腕的功夫，用五个指头和掌心轻轻敲击，像弹肉琴。全县几十万人没人敢这么拍政委的肩，可老袁敢。政委极力忍着他的脚臭和烟味，不便立即发作。大记者，了得？但他无穷的敲击又让他不堪忍受。老袁敲一下，他便往外挪一点。老袁也就跟进一点。不一时便从排椅东头敲到西头。于是老袁换个位置，绕到政委西边重新蹲下，依旧是边谈说边敲击。

如是又把政委从西头敲到东头去。你若不答应，两个小时内，他能把你敲几个来回。政委终于吼一声：“×养的，烦不烦！”

老袁却笑了：“×养的，你歇会？”托他办事的人在外看得心惊肉跳，直担心政委会拔枪把他崩了。见老袁出来，忙问：“咋样？”老袁挤挤眼：“成了！”

后来老袁出差，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比他小十几岁的姑娘，两人谈得很投缘，就领来结了婚。我怀疑是否也是敲肩膀敲成的。姑娘在四川工作，老袁也调去四川了。他说换个地方玩玩。老袁活得潇洒。头几年他又重新调回河南，大约是四川玩腻了。

这两年零星有消息说，老袁已辞职，有人见他在北京调火车皮，莫不是在倒卖长安街吧？

黑 砖

有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到城北一个村子搞路线教育。当晚开社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特别是对干部提意见。我曾六次参加这类工作队，大体都是这个套路。那时工作队下乡，老百姓其实不欢迎，村干部也不欢迎。因为工作队不论以什么名义下去，都是要整人的。有的工作队确实也凶，像鬼子进村，看谁都不顺眼。谁家做点小生意就是投机倒把，谁家种二分地瓜就是资本主义。折腾一气，鸡飞狗跳，老百姓瘟头瘟脑，干部来个大换班，于是得胜回朝。

但往死里整人的毕竟是少数。有的工作队还是尽可能为群众做点好事，对上头的布置阳奉阴违，做些表面文章，并不真正伤害人。我们这个工作队队长是抽调来的大队书记，叫王传道，是个烈士子弟，人很正派，自然也深知基层干部的甘苦。他也并不想整人，但在动员大会上却要走形式，声色俱厉，号召大家检举揭发。群众不摸底细，会场一时僵住了，气氛很紧张。就连我也弄不清真假了。我和王队长的弟弟是中学同学，大家原都熟悉的，就走过去低声说：“你真要整人？”他冲我偷偷挤挤眼，没吭声。我心里有数了，知道这小子在耍滑头，于是退回来点一支烟，悠悠地抽起来。不想这时突然站起来一个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破了皮的本本，足有半块砖那么厚。他朝主席台上扬了扬大声说：“我要揭发！这里都记着呢！”一个会场千把人都往那里看，我想糟糕，真是喊魂就来鬼。这事骑虎难下，只好让他当场揭发。那人就翻开本子念起来：某年月日，某某人和某某人在村西地头上说什么什么；某年月日，某某人在门前树底下说什么什么，当时面朝东南，北风三级，在场的还有某人某人；某年月日……乖乖！一口气念了十几条，牵扯几十个人，全是些反动话，上纲上线都够逮捕的资格。许多人神色大变，其间有干部也有群众。我和王队长交换了眼色，知道这事惹大了。王队长赶紧站起身来说，今天晚了，就揭发到这里，以后再安排时间，而且把那人表扬了一番。当晚几个工作队员商量对策，感到无法向工作队总部隐瞒，只能把那人作为积极